



春秋集傳卷二十七

定公上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壬辰元年

春王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
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
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
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
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
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

罪焉耳

無五王八晉其歸而問其歸國木成日之

三月晉人定執宋仲幾于京師左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

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泄政衛處侯曰將建天子而易

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

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

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楮槁以其未復

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

滕薛耶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

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

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

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

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

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

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

幾曰縱子志之山川鬼神其志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

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

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

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

從役也

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

不免其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

為不可奸也○泄政代天子大夫屬役以役事托之也

原壽過周大夫裁謂立板築固然言亦為宋役不從諸

侯不及

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耶吾

役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

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囚

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

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

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

此類皆篡弒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謹於初而禍亂熄矣成子之微特而書其此蓋之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左傳叔孫

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

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

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

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

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

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成子媾之子名不敢亟數也止之留

之勿使云去且令成子聽從子家之命幾期也子家不欲見叔孫故易朝夕哭公之期而哭公衍公為皆昭公

子公子宋即定公昭公弟音釋壞音懷隤音頽

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

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為

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

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

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門

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

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猶未

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

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

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

定 春秋傳卷之三十三 周

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
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
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永

鑒其公喪至其葬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左傳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

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

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

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

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闕地魯

群公墓處役葬事役徒也公氏將溝言昭公之墓將溝

以別之不與先公同兆域榮駕鵝魯大夫旌章也後謂

後世子孫信謂自明不

臣之迹音釋駕音加

立煬宮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

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

而無退官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菽

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

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癸巳二年取門而臯門五車門之衣其內為燕門而緇門

春重正月春燕王師而不詣車也燕門象踐之門其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觀工

秋楚人昭伐吳左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

定

春秋左傳卷之三

四

○桐小國舒鳩楚屬國吳使舒鳩誘楚伐吳吳伐桐則楚以吳之兵是為楚而可使楚無所疑忌得以襲楚矣見舟于豫章亦偽將為楚伐桐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

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戊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魯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左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闕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春二月

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闕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闕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下急而好絮故及是旋小便也先葬莊公遺命先以車殉欲其藏中

絮也下蹠疾也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定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五

沾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左傳冬盟于邾脩邾好也

己未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定宋公景蔡侯昭衛侯靈陳子鄭

伯獻許男斯曹伯隱莒子郊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左傳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

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

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二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子常即囊瓦肅爽鴈也羽如練高首修頸馬似之故名自拘竊馬者自拘囚也隱憂也相夫人助夫養馬者范獻子即鞅范

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陵諸夏

為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

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

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

文之功福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
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左傳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
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詞致討
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於
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
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
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

無公孫翮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
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賂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左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

之治也其使祝位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
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
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
也君以軍行祓社農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
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
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位私於其弘曰聞諸道路不知
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其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
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
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
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
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
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
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

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靖茂旃旌
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
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士
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
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
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
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
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
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其間王室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
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
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
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
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
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
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
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
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
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襄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
乃長衛侯於盟○祝佗即子魚嘖爭言貌半璧曰璜繁

弱大弓名陪敦盛黍稷之器索法也疆理土地以周法
故曰周索密須國名闕鞏甲名姑洗鐘名大原近戎不
與中國同故以戎索其毒也音釋嘖音責馳音宥
後音弗績音苗茂音吠基音忌蔡蔡上素達反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
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爲此
盟書公及者內爲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
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臯鼬之盟序與不序
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矣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葬杞悼公

楚人

昭圍蔡左傳秋楚為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

昭以吳子

閔及楚人

昭戰于柏

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左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

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

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真阨子濟漢而伐之
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
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
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
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
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
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
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
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
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
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
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
廣死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
奈何伍子胥父誅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
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復曰
諸侯不為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
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
馬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
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
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

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讐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復讐不除言朋友相衛而不相逾古之道也○吳乘州從淮來過蔡乃舍舟于淮水曲或欲悉起方城外入毀其淮內舟使不得水道遯且還兵塞其漢東大隊直轅于冥阨二險道使不得陸道遯武城黑楚大夫初罪必盡說說音脫謂始初貪賄致寇之罪可脫也恐讐人之子害已而殺之謂之除害故伍員但讐平王不殺昭王也朋友與君臣同逾謂不顧步武勉力先往音釋逾音峻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

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爲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庚辰吳入郢

左傳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

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茂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篁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步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官子山處令尹之官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戎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篁傷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剉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鄭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君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違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威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圖辛與其弟集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

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遂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

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篴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于郢初聞辛聞吳人之爭官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籃尹亶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鬪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鬪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鬪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燧象火燧繫象尾奔吳師司馬戌先為吳臣故耻為所獲勾甲司馬之臣吳人也句甲布陳其裳司馬自剄而句甲裹其首竄藏匿也鳩安集也鑪金隨之臣初仕於子期故與隨約言使無以楚王與吳約一時要言也割心當心刺血也君取分謂秦出師取地與楚分之若不取地但以威靈撫之則楚世世事秦矣音釋鄭音云

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丙申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

左傳以周亟於無資

於越入吳

左傳越入吳吳在楚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與璠

飲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平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乙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誚逐公父歆及秦遄皆奔齊○東野季氏邑行巡行也璠璠所珮玉改步改玉謂季孫曾行君事今定公立復臣位則當去璠璠矣公山不狃即費宰子洩為君言為魯君也桓子季孫斯意如子音釋璠音餘璠音煩

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

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

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

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婁之見不賞私勞

事見左傳昭公五年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

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讐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

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

知已之有罪焉爾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婁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為大夫是為武叔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丁酉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獻遊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左傳

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

左傳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

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鑿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如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傲小人以棄之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鑿鑑帶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

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讐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孟孫之言欲晉知陽虎專權害魯如先君誓言也取入謂納虎也

秋晉人定執宋行人樂祁犁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

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云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

春秋集傳卷三十三

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

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溷樂祁子楯于櫓也以陽木為之子梁即樂祁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聘于晉主趙簡子飲酒焉獻楊楯六十范趙方惡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禍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郟

左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

父之

戊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

景鄭伯盟于鹹左傳齊鄭盟于鹹微會于衛

齊人

景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

景衛侯盟于沙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

信

執結以侵我齊侯
從之乃盟于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欵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

齊師齊師聞之隨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墮伏墮軍設伏也而汝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己亥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左傳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

并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子鉏齊大夫會并猛兄名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左傳攻稟丘之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并

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主人即稟丘人衝魯之衛車齊人焚之魯人濡馬褐以救遂毀其郭廓師奔魯師退卻猛在此必敗言猛若在此又如陽州先歸必敗猛聞言怒逐稟丘人見無後兵相繼復偽顛越而止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

信

執寫魯於是始尚羔

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眾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棠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眾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

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執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按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諾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一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厚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且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禮卑者執牛耳尊者蒞之衛侯在盟故請晉人執之此盟言無禮之盟音釋按音最掩烏喚反

葬曹靖公

定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三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

靈

鄭伯

獻

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

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季寤桓子弟公鉏極桓子族子

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

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

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

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

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

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

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

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

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

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

著明矣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

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

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微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
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
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
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
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
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
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
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
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微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
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
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
陽關以叛○戒都車都邑之車欲以壬辰殺季氏癸巳
攻二家陽越陽虎弟咋大聲也微召也孟氏實欲避難
偽若為支子公期築室者脫甲以示無畏公斂陽即處
父子言即季寤辨猶周遍
也音釋鉞音披咋音翟

子庚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左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

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

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

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

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

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

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

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

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鑲其轄麻約而歸
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
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寶
玉大弓虎無所用故歸之魯伐陽關討陽虎鮑國初為
施孝叔臣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所欲故詐願東刻其
軸使易拆不能追已以麻約其刻斷處而復還之邑
人葱靈輜車名車之有屏蔽者音釋鑲音結葱音窓

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封圭始封之

征伐之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璜美玉名封父古諸侯繁弱大弓名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

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

球夷玉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允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制作

精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

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

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官其能國乎故失之

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

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景衛侯靈次于五氏左傳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

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

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

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

登書歛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

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

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

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

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

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糕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

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哲憤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

書曰乃夫子也吾既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實旅也乃

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敝無存齊人其

父將為之娶妻高國齊二貴族先登敝無存先登城東

郭書亦齊人讓登讓衆人使後而已先登從之從書登

也犁彌言書讓而左已讓而右俟外登城者盡絕而後

下入城戰恐外不能登也言此以詐書書左而彌先下

城息謂戰畢止息斂甲收斂止息之甲向以登城為難
又有猛之難欲擊之也斬以皮為環前後無常處以制
駟馬之行也褚師圍舊衛大夫奔中車襍媚杏即表儀
三邑皆白也製即表也賓旅謂相讓登如賓旅犀軒卿
車也音釋斬音觀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春秋集傳卷三十七

秦伯卒... 葬秦哀公... 春秋集傳卷三十七... 葬秦哀公... 葬秦哀公...

春秋集傳卷二十八

定公不

辛丑

春王三月及齊平

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

景

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左傳夏公會齊侯于柁其實夾谷孔

立相率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
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
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保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
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盟兵不偏好於神為不
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
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五百
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
汝陽之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
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
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其是

定

春秋集傳卷三十一

一

意

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蓋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穀梁傳：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遠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也。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夾谷之會，見之矣。犧象酒器刻牛象之形于上，秕穀不成者，稗草似穀者音釋。
稗音比 稗音拜

夾谷之會，孔子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

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保，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也。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謹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

宵燔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
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
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
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
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
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口午晉守邯鄲大夫午衆宵
散衛開門闢故殺人步左右步行門左右皆至而後立
不動不鈞不
能與人鈞也

齊人景來歸鄆謹龜陰田

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闡矣而此
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
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
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郤裔得拒兵

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

過故楊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

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

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

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

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

我皆真而無所處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蕞固諫以不

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師宰武叔既定使師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儂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師叛武叔懿子圍師弗克公若叔孫族公南武叔家臣使射公若也侯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固陋不知禮者末劍末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左傳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

郕工師駟赤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楊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為之宣言於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遷郕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偏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郕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

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郕人開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工師工匠之官將射之駟赤偽為犯射郕人許之郕人許之也郕人閉止侯犯駟赤謂郕人曰叔孫之甲有記識數數甲以相付也

宋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策書圍郕則叛

宋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郕則疆亦可知矣天子失

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疆諸侯失道征伐自大

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

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

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傳宋公子地嬖，遂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

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撲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毋弟

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煩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地景公

庶弟辰，景公同母弟，遂富獵地之嬖人也。

冬齊侯

景衛侯靈

鄭遊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

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侯犯以

郕奔齊，齊人又致郕，是以叔孫如齊謝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左傳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

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音釋廷音謝。

按左氏宋公手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扶魋

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毋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

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

是我廷也。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

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

難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彊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音彊

壬寅十有一年公羊傳曰公以與國難於魯也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宋景公出奔外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左傳宋公毋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

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難故也

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

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
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
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故不稱
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
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
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左傳始叛晉也

癸卯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定

春秋集傳卷之二十八

六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左傳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滑羅衛大夫未出曹而殿當在後今反在列意伐小國當示畏以誘也

平林毀敗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音秘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

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按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

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

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曰制

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

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

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

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

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

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

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

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

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下交相順而

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音句

音祈 劬頌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左傳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

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弗克

按左氏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

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為季

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

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

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

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

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

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

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暮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

矣

甲辰十有三年

定

春秋集傳卷三十一

春齊侯

景衛侯

靈次于垂葭

左傳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即氏使師伐晉將濟

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歛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邴意茲齊大夫傳車奔告晉必數日也歛其軒以示罰言不伐晉者乘廣兵車使告曰齊侯偽使人告也音釋葭音加即音菊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毗音

衛靈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

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真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

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取之置於晉陽爲猶助也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故與邯鄲親謀之欲侵齊齊來伐僞若懼齊而徙之于晉陽涉賓午家臣音釋說音脫

按左氏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

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

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

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

定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九

章

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篡弒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邯音寒鄆音丹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

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遂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

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荀寅即中行文子臯夷范氏側室子知文子即荀躒簡子即韓不信魏襄子即魏曼多范昭子即范吉射高彊齊子尾子

按左氏知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

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

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

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

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

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泄于

鄭會于夾谷軟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於

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

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

春秋於晉事或畧而不序文十五年十七年盟會于

或賤而稱人文九年救鄭十四年納捷留十

序大夫七年伐宋宣元年伐鄭二年侵

鄭十年伐鄭十六年滅申氏成十六年執季孫襄十

六年執宮孫子十八年執石買十九年執邾子二十

三年執叔孫定元年執仲幾六年執樂祁哀四年執

或書侵以陋之定四年書侵楚八

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

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

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揚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

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

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

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左傳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

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

國蓋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

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

有命始禍者死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

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

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

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

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

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

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

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狗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薛弒其君比

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眾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穎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

乙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

史鮒而告之史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鮒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

定

春秋集傳卷二十一

三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成將為亂，春衛侯逐公孫成，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成來奔。

公叔成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成將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成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成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成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左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左傳：公叔成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音醉。左傳：吳伐越，

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劔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斂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魯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向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

定 春秋集傳卷二十一

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將指足大指也。澆，寒泥子，相啓之孫也。后，緡相妻。有仍氏之女，忌毒也，能戒備澆之毒害。椒，澆臣，除腕也。虞思，虞君名舜之後，兆猶衆也。女艾，少康臣，諜候也。季杼，少康子，豷澆弟也。音釋：杼音盾，音盾。音皮澆澆音傲，鄩音尋，基音忌。

按左氏吳伐越，句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廬傷而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檣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

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讐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景衛侯靈于牽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

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齊魯叛晉，故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

王桃甲二子范中行黨

公至自會

秋齊侯景宋公景會于洮左傳：范氏故也。

天王敬使石尚來歸脤脤音賢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

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猴太子羞之謂戲
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
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
帝而走曰崩曠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
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
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
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
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孟邑
名婁豬求子猪也得子則定喻南子艾美好
猴牡豕指子朝速太子家臣音釋猴音加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
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
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
其義不繫於與崩曠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
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

著矣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丙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

隱來朝左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

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
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
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
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

春秋集傳卷之三十一

君為主其
先亡乎

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

昭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吳之入楚也

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按左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

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為是楚滅之夫滅

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

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

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

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

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外氏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齊侯

景

衛侯

靈

次于渠蔭

左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挈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重其食也其重也重而外難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

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左傳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魯子問並有喪則如之

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真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冬城漆

左傳書不時告也

齊刻景濤刻

漢平彭祖刻

壬申公

春秋集傳卷二十八

國子生歛邑汪秋卿校刊

春秋集傳卷二十九

哀公上

公名蔣定公子毋定姒四歲即位

短恭曰哀

丁未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昭陳侯

閔

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春楚子圍蔡報栢

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里而裁去蔡一里築壘圍之夫屯丁夫屯聚乎西本計當用九日而築壘成

按左氏曰報栢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

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

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陳器樂縣也禮諸侯軒縣捷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讐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耻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

楚之罪詞也降戶江反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

四卜非禮五卜強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

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

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

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

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

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

公也哉祭統注康猶褒大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

五祀庶人祭先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

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

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勝音升

秋齊侯景衛侯靈伐晉定左傳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路獲籍秦高疆

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圍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而為晉魯伐鄭以重於晉

戊申二年國初八十七年也魯初以晉魯為王並合國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濶

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

句繹左傳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濶沂之田而受盟

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

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

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

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

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

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

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孫何獨

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

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

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

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君命也對曰郢必聞之且正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入盟盟者各盟其親也莫與爭季孫回歸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

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統入入衰經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音釋統音問

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

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

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

鄭世子忽以順而書歸鄭

突曹赤以易亦書歸楚公子此不稱納矣况世子哉書自晉齊小白莒去疾書入

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為

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

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

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

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

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

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

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

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

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

可也蓋未戰時伐范氏中行氏兆吉矣君臣上下乃天道之明顯者故曰天明遂謂得入仕免免其役趙鞅改名為志父君謂晉君當圖其功郵無恤即王良又曰子良簡子即趙鞅畢萬從晉獻公七戰皆有功言死生有定不可避敵也麋縛束也疝瘡也繁羽趙羅皆晉大夫荆曠禱無兵傷以致敗若已之死則不敢請也龍范氏臣為之收田稅乘載也材橫木明小而輕者鞞即絕見能止其不絕者為王良之功音釋詁音后郵音由麋音君疝音占

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

冬蔡遷于州來

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

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眾猶胥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覆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

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眾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

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

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

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

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

謀其國者哉

以說如字降戶江反還音旋

己酉三年

言國廣無如眾人所效之也

春齊

景國夏衛

出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按左氏靈公游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卿大夫君命祇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瞶蒯瞶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瞶為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

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

公事見隱公四年

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

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

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父

命辭王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

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

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

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

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

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柰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

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曰虜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率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幙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俊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甯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辨者猶拾潘也於是乎去表之橐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御書所常進於君之書使待命于公宮巾車掌車官濡帷幕於水中出而用之鬱攸火氣也以濡物蒙葺公室上俊次也若不足又助之象魏謂教令之書潘汁也不備火而但辨各官事猶拾汁不可得也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藁積為火道環公宮音釋虜音彼潘音審

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歟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

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而衰，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左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

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正常，桓子寵臣，無死，無從已死也。南孺子，桓子妻肥，即康子桓子之庶子也。請退，請避位也。共劉，魯大夫。討之，討殺之者。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庚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朱，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承繼也。家人，凡人之家。兩矢，門，以兩矢守門。音釋：錯音皆盱。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

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翻弑君而畧其名氏姓與霍皆翻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翻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謂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景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霍即

晉人定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傳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取申公壽

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緡關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維左師軍于苑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上蠻子聽上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昇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夷虎夷狄叛楚者負亟緡關皆楚地蔡之遺民遷於負亟一昔一夜也深霍皆戎蠻子之邑為言備吳夜結期襲二邑單餘浮楚大夫司馬取起豐析二邑及狄眾以軍臨上維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以伐晉未寧有范中行氏之亂司馬取僞為蠻子作邑立宗以誘其遺民音釋取音拔

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

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昇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亦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昇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郭○六月辛丑亳社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辛五年

秦城毗

夏齊侯景伐宋景○晉定趙鞅帥師伐衛左傳秋七月趙鞅圍朝歌

荀寅奔邯鄲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魯取邢任樂高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替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稷初奔臨拒國今因弦施逆欲納之他邑以臨險固故毀之邢任等八邑名昭子即吉射王生薦朔于吉射使為柏人宰授我授以死節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似之子荼嬖諸大夫

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聞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

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何黨之乎。諸子內官之號鬻族姒姓也問瑕也言無憂慮則又有疾疾師衆也衆公子也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還音旋

壬六年

春城邾瑕備晉也

晉定趙鞅帥師伐鮮虞左傳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夫伐陳左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

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夫國乎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斁於兵

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形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貴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馬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六年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陳人不知所從但以田東西分左右都鄙無田者以所居之黨東西分左右當公不左不右也訓楚謂使其懼而改過音釋艾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左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

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
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
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
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
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
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
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
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
張晏圍弦施來奔○國夏即國惠子高張即高昭子茶
即安孺子言諸大夫陳乞言於高國也彼指諸大夫子
指高國皆曰乞詐述諸大夫之言固將圖子以下
乞勸高國之言也需疑也就位從諸大夫之位

叔還會吳于相

差夫于相加反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

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
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
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
卒于城父子聞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

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
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
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太史
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
除腹心之病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
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
崇王弗祭夫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
漢雖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
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
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
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
可矣○申即子西結即子期啓即子聞皆昭王兄閉塗
以輜車盛柩以泥塗閉置其喪

齊陽生悼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茶

茶音徒左傳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

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子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
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
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王也處城之遂行逮夜
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

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黠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與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如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甸竇之丘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冒淳公羊傳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茶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

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雷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心陳乞即僖子南郭且于即公子鉅闕止陽生家臣壬陽生子子士乞之子其母乞之妾皆入使陽生隨饋者入公宮差車主車之官景公嘗啣繩為牛使茶牽之而誤折其齒亡一大夫指鮑子即鮑牧一公子自謂也胡姬景公別妾器二迭用故不匱之大訪大事訪陳子自圖其小事也常亦乞之子魚菽示薄陋也行過無禮謂之化言以魚菽屈諸大夫色然驚駭貌音釋駭音苔及音殊闕音趨

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茶世其國已則篡茶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

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弑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何如？對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

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逡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弑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景向巢帥師伐曹。

癸丑七年

春宋景瑗帥師侵鄭。景瑗音院，左傳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曼多音衛，左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鄆。左傳夏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宰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

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宰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比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爵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為無能為也○上物天子之宰天有十二次十二牢以象之棄疾遺疾惡於魯道長奔走路長端委禮衣也吳俗常水行斷髮文身以象龍子避蛟龍害羸不衣冠也音釋羸與裸同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

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皆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

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

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盡掠邾衆保于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馬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也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惡賢言烏有賢于景伯而不從其言對諸大夫對也茅成子即夷鴻邾大夫猶聞鐘聲邾不禦寇大夫諫邾大夫也故有繹魯先得繹氏已處于此成求成其所求而無違逆貳敵也音釋惡音烏

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

哀

春秋左傳卷之五

也恃強凌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

宋人

景圍曹

陽冬鄭

聲駟弘帥師救曹

左傳宋人圍曹

鄭桓子思曰宋

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疆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疆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疆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疆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邾○子思子產之子音

釋邾音于

春秋集傳卷二十九

音十
其取曰泰之林立大城
千思千武
公新
入公新
入公新

春秋集傳卷三十

哀公下

甲寅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

景

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

曹人詭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疆以歸殺之

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

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疆獲白鴈獻之且言

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疆言霸說於曹伯因背

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

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

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安

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說音悅，奸音干。

吳差伐我。左傳：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

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昏，昏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郈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

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叔孫輒即子張，公山不狃即子洩。皆魯人奔吳者，違去國也。未臣他國而伐本國，則救本國死之可也。已臣他國而伐本國，則為本國隱諱，不以怨惡而廢鄉里，率為之導也。故道險，故意從武城，險道使緩魯師，漚漬菅草為索者，滋濁也。王犯吳大夫嘗奔魯為武城宰，同車謂皆致死，是魯能用，人幕庭謂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終也。終得三百人，負載負盟載書出盟，釋舍也。請留景伯為質，于吳魯又欲求吳王子交質，吳不從，然後不質。景伯音釋漚音謳，去聲，菅音奸。

吳為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

諱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袤。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耻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讎及闡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

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闡。音釋闡尺善反。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

之。囚諸樓臺。梃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梃籬也。音釋梃音荐。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讎及闡

左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賔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齊

人歸讎及闡。季姬嬖故也。

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讎及闡。

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之造惡不

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

齊人歸謹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日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俊音銓

乙卯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左傳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武子賸即罕達子姚其字也遷舍謂

自遠逼近音釋賸音

夏楚人惠伐陳左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景伐鄭○冬十月

丙辰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左傳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左傳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

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秋吳城邾溝通江淮冬吳子使來傲師伐齊公會吳于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音

釋邾音寒

按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

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取謹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謹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弒君大惡不待貶絕而自見也君而見弒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夫悼

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沒其見弒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有天理之意微矣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

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左傳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犁及

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

左傳秋吳子葬齊悼公則長也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夫救陳左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

諸侯民

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宣十一年楚之昭八年楚滅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

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丁十有一年

春齊悼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春齊為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

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而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

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
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
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
事竟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
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
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
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
入以為殿抽失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
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
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
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兩
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變
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
傷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一
子謂季孫二子謂孟孫叔孫不能謂自度不能使二子
封疆近處也黨氏之溝朝中地名武叔即叔孫州仇懿
子即孟孫何忌孟孺子即武伯懿子之子顏羽兩洩孟
氏家臣就用命能用命也五日乃從不欲戰也公叔務
人即公為昭公子充煩也陳瓘陳莊皆齊大夫誰不如
言已非不如人何用走惡賢言已非能過人何用止以

上二人皆洩子所帥右師奔者見魯非無人季氏不能用也驅之唱言奔走也

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

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

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

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

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

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謹及闡請師于吳

曲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謹及闡又辭吳師直

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

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

長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一 齊人伐魯 唐

矣

夏陳閔轅頰出奔鄭

左傳初轅頰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

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榎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封田封

內之田大器鐘鼎也先行謂不聽見逐音釋服音段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中軍從王胥門巢

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

必得志宗子陽與閔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

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

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

國書公孫夏閔丘明陳書東郭書車八百乘甲首三千

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

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置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真書於其上曰天

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至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

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

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

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

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饘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葬矣盈必毀天之道

也○齊為郕故伐魯戰于郎宗子陽即宗樓國子即國書相厲相勸厲欲致死歌虞殯啓殯之歌也約繩也八

及曰尋吳髮短不可縛故以此為俘獲具於此三謂戰夷儀戰郭及此不聞金自知敗死以上皆示必死也叔

孫即州仇而汝也衛賜即子貢製薦也識知也言天若

不知不衷之人何以使我千五百里遠而歸也言天非下國討其罪音釋稟音尉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傳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姊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

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嫌寘於犁而為之一官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

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姑疾臣向魍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

魍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于鄭葬于少禘初晉悼公子愨亡

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

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

本豈能擇鳥文子遂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疾即悼子名叔齊出

謂出奔孔文子名圍妻之孔文子以女妻疾初妻之姊疾庸變者犁衛邑奪其妻文子奪其所嫁之女不為疾

妻軒疾之車也遺疾之弟孔姑即文子女疾之妻也疾奔宋為向魍臣桓氏即向魍出奔在十四年懿子疾之

父夏戊疾姊妹之子度謀也音釋鄭音云

戊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

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

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

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

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

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
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
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國語註制其肥磽
之上以為差等籍
田稅也以力者三十受田百畝二十者五十
十畝砥平也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今用田賦
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
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
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
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
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
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

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
意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
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

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
繞放經而拜。繞喪冠也季氏不喪服故孔子去經

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

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

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

女有別矣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而袒免殺同姓

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昏姻可

以通乎綴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

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
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
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
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
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
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
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
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揜矣

免音問
綴音贅

公會吳

夫

于橐臯

橐音託左傳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
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

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
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
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
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

出

宋皇瑗于郟

郟音云左傳吳徵會于衛
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

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
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
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夷無不噬
也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皇瑗盟
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
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
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
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
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
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
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
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
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
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

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紫芳，余無所繫之。肯酒一盛，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盱晚也。大事盟事也。吳為伯魯為侯，故貢八百乘。今吳帥魯見晉，則魯降為子男。邾子爵貢六百乘于吳，以吳為伯故也。今魯以晉為伯，則將半邾以三百乘屬于吳。如邾以六百乘以事晉，何景伯名紫佩垂貌，言玉服飾備不分與而已，無所佩也。褐賤者言王有美酒而已，但與賤者睨之也。米之精者曰梁，軍中不得出糧，故為隱語。庚西方主，谷癸北方主，水欲并致其飲也。有山氏魯大夫，蓋素備糧飲食待其呼，則諾以與之也。音釋紫

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

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己為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失矣。何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

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夫差音扶釵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左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于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幕下。彌庸父為越獲，故姑蔑人建其旗。

吳自栢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

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栢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

義也而可廢乎

秋公至自會○晉定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

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字音佩

盜殺陳夏區夫區鳥侯反○十有二月螽

庚申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左傳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

也然後取之公羊傳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麟麋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文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含仁懷義音中鐘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音釋麋音云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籥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

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

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

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

以為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

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

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

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為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

忠天人交相感勝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

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代

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
出罪已之言熒惑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
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
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
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詩以正情書
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
則曷爲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
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
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

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
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
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
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其於格物脩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
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
乎此也由仲尼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
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于今千有
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

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

春秋集傳卷三十

春秋集傳卷三十而不可向莫學夫春秋始於孔子而不可
意其然於春秋則其意未嘗不與於天不與於地而不可
天與而不與於地則其意未嘗不與於人而不可
事聖人之用其意則國子生新安注 秋鄉校刊 數

題刻春秋集傳後

六經文皆輿道若春秋猶夫史也其為文至

嚴文以昭義以立道故大法因焉獲麟以

降訓故林植互相睽麗自為巖嶽惟五氏之

學謂能立幟天下靡然從之抵牾之流亦代

不乏柳河東所論概云極已自宋胡文定公

力折羣言直詣玄奧緣經繫傳推見至隱素

王筆削之旨繇之弗湮若薙榛莽式遵周行

若披雲霧獲睇朗曜洵乎偉哉惟

國家以明經致賢崇右傳註皆縣或書春秋之
學首遵胡氏暨翊以左氏公穀衆家叢流多
在屏放綴業之士猶有病其煩委而莫循典
要者我
師禹峰先生爰抽關鑰萃為茲編隲括三家
則未見事紀具舉胡傳則類列書例去取精
密考覈周詳疏解音釋明簡條暢是故宣聖
之奧旨自文定而章文定之微言由先生而
顯乃今無皓首面墻之悔者非曰通經之鴻

寶云我先生優學經世顯晉方赫弘暮大猷
未可涯見斯其推已及人之餘爾苟遜志於
是匪直可企先生途輒夫子之宗廟百官與
其弗難闕已矣秋卿幸游先生門受簡卒業
得請以歸即登諸梓庸廣嘉惠之意遂志歲
月於後云

嘉靖丁未孟夏既望國子生歙邑門人汪秋卿
百拜敬識

手婚

未益夏國子本門入

其辭以親明登諸林

其非難聞已矣

是通直何金

其何親具

寶子



2

